



一位加拿大人的回忆：三十六西人天安门抗议

【明慧网】在离家半个地球之遙的地方,我对着镜子查看,检查我的摄像机是否已经藏好。当时我在中国北京,已经将一个针眼摄像机缝在背包带子上。

我快速而又有点不稳地走完五英里的路程,到达了天安门广场。广场的宽广把我惊呆了,很难想像一九八九年六月,广场上曾挤满坦克和学生。那天阳光明媚但有点冷,看到广场上的主旗杆时,柔和的北风正吹着我的脸。我来到会合地点,一个人站在那,心里想着其他人是否都能按时到达。

很快,三十多名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海外人士,带着他们各自的国旗聚在了一起,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。他们大部份盘腿坐在地上,另外几个人打开了一条十二英尺长的金色横幅(右图),三个巨大的中文字“真、善、忍”跃然在布上。路人惊呆了,我站着不动,在拍摄着整个过程,不到三十秒的时间,警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。这一幕,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呼唤良知

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时成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新闻,以前没听说过这场迫害的人们知道了,这将使更多的人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。我们的呼吁集中在告诉那些在中共媒体封锁下被室息了的中国人,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,正在发生着邪恶的事情,呼吁他们不要盲从这场迫害。在过去的十年中,我们更深地了解到,我们所要求的东西是多么的难。

中国有着古老丰富的文化,中国人以此为骄傲。这个文化以正直、忠诚、慈善、责任及对真理的追求为基础,每个朝代都明白信仰的重要。虽然每次朝代的变更都有动荡,但变更过后,中国人都能在很多年内生活在相对的平和之中。

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,三十六名外籍人士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,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。本文作者:Joel Chipkar 左边站立男士,背背包者,当时也在现场。

然而,中共的统治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不同。自从一九四九年获得政权以来,中共通过发动无数次运动,把中国人都当成了它的敌人;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来保证它的政权不受到威胁。结果是,约八千万中国人因此非自然死亡。中国每个家庭至少有一名亲友遭受过中共的迫害。然而,这种永不休止的恐怖,竟使很多中国人盲从中共的宣传。

迫害善良民众 导致道德困境

中共统治下的中国,人民被迫生活在没有信仰自由的环境中,人们担心在公共场合说错一句话会被捕及遭受酷刑;考虑他人,坚持真理,正直做人已经被恐惧、妒忌、自私及漠不关心所取代。

中国人每天都在见证着中共对各种团体的不公正逮捕,虐待,歧视以及灭绝人性的暴行,比如对基督教及罗马天主教家庭教会教徒的打压,对维权律师的逮捕及封口政策,对拆迁户的不公平政策,威胁四川地震中遇难儿童的父母……这些只是中共无数恶行中的一部份。

在过去十二年中,中国社会见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逮捕,酷刑折磨及虐杀,数万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政府医院里被虐杀,他们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及出售。这些恶行对

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。一名两岁的中国小女孩不小心走到街上,被两辆车子辗过后,有十八个人先后经过她的身边,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另一方面,中共的厂商制造并向社会销售有毒的奶粉、有毒的婴儿食物、稀释或被感染的药物、以及受污染的墙板。

从接受到迫害

很多中国人可能忘记了,法轮功曾因为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而获得褒奖,当时公安部表彰法轮功。法轮功学员也越来越多,他们遵从真、善、忍的理念,而不去跟从中共的假、恶、斗意识形态。终于,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二零零六年,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脱离中共后说:“中共一直以来靠暴力、谎言及无神论来维持其统治,他们无法明白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和平地去争取他们的信仰自由。现在他们觉得,不能让人们知道他们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做了什么。”

展望未来

今天,世界上众多的民众珍视法轮功的理念,以及法轮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道德规范,这些道德规范正好是当今中国急需的。

十年后,我们的呼吁得到了人们的行动响应。无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向中国人传播着真相,在海外,法轮功学员创建了先进的翻墙软件,打破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,这些自由信息的流入,已经使一亿七百万海内外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,世界各国的数千政府官员已站在法轮功一边,数百万世界各国民众签字或写信,要求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,要求将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。

十年后,我感觉到,当年与其他学员一起站出来,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对抗暴政是一种荣誉。今天,我们的内心深处保持着一个愿望:越来越多的人将站到善的一边。



感谢李洪志师父救了我与老伴

【明慧网】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以前有多种疾病，在修炼中都不知不觉康复了。九九年由于害怕被恶党迫害，我心里知道大法是美好的，可是又不敢炼，以前的各种疾病又回来了，以致最后我瘫在床上，痛不欲生。

二零一一年的一天，以前的同修找到我，又送来了我盼望已久的大法书，我如饥似渴的读啊，我再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，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，白发也变黑了。我真高兴啊，感谢师父了解我的心愿没放弃我，我又回到修炼人的行列。

时隔几日，我老伴（他未修炼，身上也有各种老年病）在家忽然倒地不省人事，我忙打电话叫来了儿女

们，他们用车送老伴去了医院。从家去到医院的时候，老伴已经呈现了死相，舌头耷拉出来了，一只眼睛也凸出来了。在医院做了检查之后，医生即宣布老伴已经死亡，让准备后事。女儿在医院守着，儿子回家取衣物，准备遗体告别。

儿子回来，跟我讲了这些情况，怕我伤心过度，说人已经死了，后事由他们操办了，让我就别去医院了。我心里真是着急呀，丈夫也是有缘人，不能就这样走了。我对儿子说：“我在家里求师父救你爸，你去医院吧。”儿子觉的我一定是糊涂了，人都死了，还怎么救啊，带着一脸的不相信走了。我在家双手合十，嘴里不住的念叨着：“师父啊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的老x吧，他在xx医院。”念了大约一个小时，孩子

们打电话来说，他爸活过来了！原来他们在给老伴穿衣服时，女儿无意中回头看见他爸那只没凸的眼睛眼皮动了一下，她赶紧找医生说他爸没死，让抢救。医生说不可能，人都死了一个多小时了。

在儿女的坚持下，医生敷衍了事的接上了仪器，也就是为了让儿女们看看，人的确是死了。可是奇迹发生了，丈夫出现了生命体征，医生当时目瞪口呆，老伴又回到我身边。儿女们欢天喜地，儿子说：

“妈，你求师父真管用啊，我爸死而复生了！”丈夫也是笑逐颜开，逢人就讲：“我见证了人间奇迹，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。”我们全家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！

一人炼功，全家受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希望更多有缘人能了解大法，希望曾经与大法失之交臂的人能有机会认识到大法的珍贵。



说说搞政治

在西方社会，人们将“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”叫政治，除宗教、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；在中国，古人也说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。从正常意义上讲，参与政治绝非哪部份人的特权，是公民的正当权利。而中共把“政治”一词异化为“政治权力的斗争”。

在中共的字典里，“政治”就是“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”。“政治觉悟”就是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中共惯于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，你不跟它整人害人，它说你不关心政治；它撒谎，你揭露它，它整你；它诽谤，你去澄清时，它迫害你；你讨公道时，它说你反政府……总之，你跟它不一致了，它就说你“搞政治”，就要实行迫害。

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，骗了哄，哄了再骗，几十年下来，人们对于中共的“整人政治”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：共产党整你了，你得忍着。如果你要揭露、制止它的恶行，你就是在“搞政治”。一旦你被中共定为“搞政治”，人们就会发生一种“良知错位”——尽管中共残害无辜，人们反而去责备受害者，好象“搞政治”比中共杀人还可怕。

这就好比是强盗抢劫路人的提包，人们不去谴责强盗，反而责怪遭抢劫的人为什么要拎提包，两手空空的，强盗不就不抢劫了吗？请您想一想，这是什么逻辑啊。如果人们连拎个提包的自由都没有，那还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吗？



辛集要闻

河北省辛集市和睦井乡大士庄村法轮功学员郑怀志、被非法绑架。

2011年12月9日下午，和睦井乡大士庄村法轮功学员郑怀志父子俩去辛集进货，在辛集市配件市场路口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非法拦截，并绑架到国保大队。下午四点，一伙穿公安服装的人，伙同和睦井乡派出所一些人（其中有吴殿波）非法闯入郑怀志家中，翻箱倒柜，一通乱翻，所到之处，一片狼藉。非法抄走电脑主机一台，项链一条，400多元现金（在衣兜里）等物品。

9日夜12点放回郑怀志的儿子，郑怀志被强迫关押到辛集市看守所，至今未归。郑怀志的手机被监控，出行时手机被注意并绑架。

2011年9月22日，辛集市和睦井乡干部王树檀，袁尧伙同辛集市公安局、“610”十几名恶人进入大士庄村多名大法弟子家中骚扰迫害，予以抓捕。他们强行闯入大法弟子郑怀志家中，翻箱倒柜搜查物品。大法弟子郑怀志给他们讲真相，一伙人中王树檀最邪恶，千方百计想将郑怀志绑架。

郑怀志与当晚被迫离开家，过起了有家不能归的生活，一直到遭绑架的12月9日，他在外漂泊了两个多月。在此，我们强烈要求，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郑怀志！

